

家荀孔

叢

語子子

中華書局印行

孔子家語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汲古閣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校

丁輔之監造

孔子家語序

王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欺情。而謂其苟較前師。以見異於前人。乃慨然而嘆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己傳斯文於天也。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子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子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孔子家語目錄

卷之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之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之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辯政

卷之四

六本

辯物

哀公問政

卷之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之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卷之七

觀鄉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卷之八

冠頌解

廟制解

辯樂

問玉

屈節解

卷之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卷之十

終記解

正論解

曲禮子貢問

曲禮子夏問

曲禮公西赤問

孔子家語目錄

孔子家語卷第一

王肅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魯邑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禮年五
強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飾。無文飾
詐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聚土以不樹
松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西定公謂孔子曰。學
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
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
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各得其所生之物。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
墓道之南。季氏子逐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
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桓子平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
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
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
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禮之禮。禮揖讓而
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萊人齊之簡路者也。揖讓而
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裔夷狄
仲軍所獲虜也。言此三者。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
華。華夏中。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僇義。於人爲失
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
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僇侮諸侯者。罪應誅。請
右司馬速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
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
無還對曰。魯大夫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
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舊聞。齊魯之故事。事既

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作犧牛及象。嘉樂不野合。
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秕稗之不成者。用秕稗君辱
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
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
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讎。龜陰。也。汶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邑無百雉之城。謂大夫長丈曰
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不
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
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
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墮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
卑臣。政化大行。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
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諸價。及孔子之爲
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
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
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
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
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
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名
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
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
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
博。博。非義也。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
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瑩衆。其強

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爲人虛僞亦聚黨也。而欲信其如此。而太公誅之。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從執之。從猶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再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故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庸用也。即就也。刑教皆當以義。勿用以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就汝心之所安當謹之。自謂未有順事而後爲順。是先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阪陀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握衣而退。負席而立。

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下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鄙皆不收賦。賦。阿也。譏。異服。識異言也。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樸。慤也。慤。勇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埒。埒三

而矩此說里數不可以言并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積資聚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弋獵射置弋獵射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枉席之上言安矣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

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爲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實固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爲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言宗廟天出以治直言之禮以立上下之敬夫婦正則始禮矣身正則可物取則足以振之足以致救之國恥足以興之不知國以正人者也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氣昔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妻女入亦妻女國無饑民愛其身以及人之身子故曰太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也天道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己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常通而能久言無極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愚也幸煩子之

於心欲煩孔子議識其心所能行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孔之舍公自昨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深衣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鄉也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太僕君燕朝則正位掌賓相更衣之爲久將燕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上之珍能數陳先王之道以爲政治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德行仁義道以待人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慢簡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懼阻難也以兵爲之難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不再過言流言不極流言相毀不窮極也不斷其威常嚴莊也不習其謀不豫習其謀慮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

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滯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干櫓也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華門圭窻華門荆竹織門也圭言其小者也蓬戶甕牖以繩達爲戶破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出後可以出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以爲一食也上答之不致以疑疑君用之不致疑疑事君也上不答之不致以詔其爲士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奢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也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詭詔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猶動靜也竟終也忘身其憂雖危動靜猶終身不忘百姓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程猶効也言功效而已不求厚祿也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常自潔淨其身沐浴於德行之也陳言而伏陳言於君不望其報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嚮之又不急爲也言事君清靜因事而正之則君不知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默而嚮之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自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爲多言不因勢位自矜莊爲多言不輕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自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尙寬砥礪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視之輕如錙銖八兩爲鎰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動作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穫憂悶不安之貌不充詘於富貴充詘踴躍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所辱病儒者中和之名今人之各儒也

問禮第六

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治金爲器，用刑範也。合土合和以作瓦物。以爲宮室。戶牖以炮毛曰：炮，加火曰炮也。以燔火曰燔也。以烹煮之曰烹。以炙炙之曰炙。以爲醴醢。醴水也。言尚醴。醢醢，醢醢也。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玄酒，水也。醴醢在戶。醴，醴齊也。五齊，一醴齊，二醴齊，三醴齊，四醴齊，五醴齊。一棗醪棗，棗也。在堂。深醪，深醪也。澄齊澄齊，澄齊也。澄酒在下。清酒也。酒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天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犧牲玉帛祝辭，皆美爲之號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言雖有所熟，猶有所未熟。言雖有所熟，猶有所未熟。越席以坐，越席，蒲席也。疏布以翬。翬，覆酒中也。衣其浣帛。練染以忘古也。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嘉也。然後退而合烹。合其烹熟之體。其犬豕牛羊，體解其牲體而薦之。實其簠簋。受黍稷之器也。邊豆竹曰籩，木曰豆。鋼羹。鋼所以盛羹也。祝以孝告。祝通孝子語於先祖。嘏以慈告。嘏，傳先祖之辭也。是爲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是爲大祥。善祥。此禮之大成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綌履，章甫冠也。綌履屨頭有鉤飾也。紳帶撝笏者，皆賢人也。紳帶撝插也。笏，所以執書，思對命。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烹；端衣玄裳，齋服也。軒軒卑軒軒卑，煮辛菜也。煎菜也。斬衰菅菲，杖而歔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也。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

謂所務者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言既知之言既道之得其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言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伐言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油然不逆之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備天下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古作苑或作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數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觀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界畔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此言已為知之故無所復言謹以誘進哀公也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觀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也與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中冥中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觀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亡國故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言各當以其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不謹誠無取啍啍多言捷捷貪也不已食所以為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詐也故弓調而後來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遇言人者雖不慤信不能為大惡不慤信而有智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此其十六哀公懼焉有問復問曰若是乎君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孽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大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做人主者也寤夢徵慙所以做人臣者也微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

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行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孔子家語卷第一

孔子家語卷第二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言思無所不至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唯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擲地千里。」擲，擲也。執，執也。取敵之旗也。以效也。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澠水之野，澠水，澠水也。兩軍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綈衣白冠，兵，事也。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蕕，蕕也。薰，蕕也。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敷，布也。五教，教也。父母兄弟之教也。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言無難，言無難也。越，越也。溝池，溝池也。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廣平曰原。藪，澤也。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瓦鬲，瓦器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年之饋。牛羊豕豕，饋也。子路曰：「瓦甗陋器也，糲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蝕，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而無祭者乎。

季羔爲衛之士師，獄，則人之足，俄而衛有崩殯之亂。初，衛靈公太子蒯聵之時，子羔子路並仕於衛也。蒯聵，衛太子也。子路並仕於衛也。季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寶季羔曰：「君子不墜。」寶，寶也。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則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得季孫千鍾之粟，以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之賜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正。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己行化，化，行也。行化，行也。言行己以行化，其身正而不令而行也。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簞，一壺也。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置餽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

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得仁。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齊襄立無。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糾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公乃殺之。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子糾召忽死之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言無恥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鎌帶素。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効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親不得言。不飭無類也。

禮貌於莊。然後親愛可。失親不忠。情不相親。不忠失禮。禮以忠。久故曰無類失親也。不立。非禮則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源泉源也。水潦注於池而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者乎。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之鄉。鄉國名也。少昊之後。晉之本縣。莊終曰。其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贈。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始介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也。宛然。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河梁。水無梁。莊周書說。孔子於懸水三十仞。八十四丈者也。二。圓流九十里。圓流。迴流也。魚鱉不能導。龜鼈不能居。道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厲。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鱉龜鼈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名也。千夏也。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恇於財。恇。怯也。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